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
四十二卷 嘉靖四
十年序新安胡氏校
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卷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漢高祖 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 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

[鈔- B](#)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東洋文庫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一

相唐朱敬則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賑其急難不責報于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為中書李敬元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流言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



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

劍擊柱畧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聖人之遺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遺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

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
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豪嘆曰
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
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時賦歛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
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
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
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
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

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
遂致仕侍御史并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
史旣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
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
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
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
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
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
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
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論封建指秦爲失敬

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
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
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
尚有遺者邪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
往爲宗楚客并楚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
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
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秘書監
謚曰元

李昭德

李昭德長安人擢明經累官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
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
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
水歲涇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積石爲脚銳其前廝
殺纍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
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
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
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

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願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欲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

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為眾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果毅鄧汪又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宰相姚璿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誣以謀逆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眾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第進士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為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餘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河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志曰爲田

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無適莫

方酷吏殘鷲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闔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安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



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大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言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

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兩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懽心郡人勒碑以頌
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
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
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
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
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
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
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囚相與哭碑
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
計越王軍中恃功多暴虐小仁傑控之光輔怒曰州

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
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
死自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繼而
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
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
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
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
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
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

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旬杖左
右丞相不判徙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
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邪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
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
卽承聽滅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
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
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
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
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卽取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
良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

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
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
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
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
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
殿階苦爭必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
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
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
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
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

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硤礪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士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

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寔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役行既久怨曠日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歛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昔漢元帝納賈損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都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

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追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并甲兵于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

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

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
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
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
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
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
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
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
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
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
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

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
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
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
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
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
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
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
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寤變生流毒
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
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

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鈴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

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秋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絕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

裴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
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
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
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唐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
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柬之爲第一授鳳閣舍
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
柬之奏古無天子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忤旨出
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古哀牢國城土
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城土
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
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
賦其鹽布氊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

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諸國儲費調日廣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

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帥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軍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旣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技惟詭謀狡筭恣情割剥扇動會渠遣成朋黨折支詔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

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
長史李孝讓幸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責討
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會基
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
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豐乾福復請置州言課
稅自支不芻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爲蠻所殺延載
中司馬成琛更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
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
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
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舊府歲時朝覲同藩國廢

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舊屯兵
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
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
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
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
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
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
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
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
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

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卽日召見拜同平章
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
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
政事東之旣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
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
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時議以爲不能易荆
楚之剽性焉曾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
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
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初贈中書令謚文貞授子一
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然寔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唐房瑄

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少好學風流沉整與呂向偕隱
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
張說說竒之奏爲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
貶睦州司叅軍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
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温
泉爲華清官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筭詔總經度
驪山疏巖剔藪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
斥爲宜春太守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瑄馳
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卽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從至

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揚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對曰瑄與臣有隙上以爲

然進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衍爲相祖習浮華故至于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瑄性疎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不爲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瑄昨于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劔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制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三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爲撫軍入曰監國瑄乃以枝庶悉領大蕃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立此意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卽

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堪之徒以副戎權
推此而言瑄豈肯盡誠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
敢不先聞奏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爲御史大夫
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伺以成功乃詔
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
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
爲副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
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
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
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

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革癸丑率南軍復戰
遂大敗希文慙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
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解
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
纔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使哀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已任然用
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
瑄每咤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
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本蜀中拜相帝至扶風始來
朝謁瑄意以爲圓纔到當卽免相故侍圓禮薄圓以

金昇李輔國不_能被寵遂怨瑄瑄又多稱病不時朝謁于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_以上憂臣辰之際此時瑄為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廷蘭以見瑄自是亦大招納貨賄奸賊頗甚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賅謝為有司劾治瑄訴於帝帝因震

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又招納賓客朝夕盈門游其門者又將瑄言議暴揚於朝瑄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瑄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諭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攘民居相濬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禮部尚書為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

史纂左編卷十一
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爲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墮損云

按史之評瑄當矣然進明之讒謂帝太子也而置之朔方河北河東空虛之地則未然也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厥後收復兩京卒賴瑄方士馬力瑄之謀其可謂不忠哉進明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巡急不肯救其言何足深信唐末司空圖謂瑄建請以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語雖不見於史圖必有稽據蓋當艱危之時以宗藩近屬分布外鎮使股肱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肅宗果復大業我朝靖康亦以親王爲大元帥賴以中興此蓋瑄謀之驗未可以迂闊目之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一

山陰縣志

卷之五

三



所
圖
書

